T5236.03/4F

# 文選

四十五至四十九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 文選卷四十五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此文見于新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 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 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 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 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 文子曰羣臣輻湊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說文慕廣求也
侍郎上漢書有常字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 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皐澤也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 譬若鶺鴒飛且鳴矣 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皆孫卿子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緜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

漢書無時雖不用四字

之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句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請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守戰之備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適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筳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聲哉 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如淳曰鼱音精服虔曰鼩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鼱鼩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靡爛也亡皮切 靡與糜古字通也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 解嘲 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子思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 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扶說文从木不从手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illegible] 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蘇林曰擢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 離爲十二合爲六七 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楚燕韓趙魏爲六就秦爲七 四分五剖并爲戰國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曰云齊北四分五裂之國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 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爲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普來切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事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頏苦浪切 孟軻雖連 去聲

（椒漢書作陶師古注有作椒者乃俗所改）

蹇猶爲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 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右渠搜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禺 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 後椒塗 應劭曰漁陽之北界 東南一尉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候 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徽以糾墨 制以鑕鈇 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東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要之刑也音質 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 應劭曰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斬苴居倚廬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 咸營于八區 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遝徒合切 家家自以爲稷契 人人自以爲皐陶 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皐陶 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鄭玄儀禮注曰纚與縰同縰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當塗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 旦握權則爲卿相 夕失勢則爲匹夫 譬若江湖之崖 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爲之多 雙鳧飛不爲之少 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 昔三仁去而殷墟 二老歸而周熾 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子胥死而吳亡 種蠡存而越霸 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委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 五羖入而秦喜 樂毅出而燕懼 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答切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 史記曰唐舉見蔡澤孰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禀切吟疑甚切 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 亦無所患 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 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相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夫上世之士 或解縛而相 或釋褐而傅 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 或倚夷門而笑 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乃誨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 或橫江潭而漁 服虔曰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劭曰孔丘也 或立談而封侯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于虞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

漢書作擁帚彗

卷漢書作宛同作囷小顏注曰囷閉也

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擁篲郄行也士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后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瀰水也雷極則爲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爲灰炭之害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爲天下正惟寂惟

顩漢書作顉。無而字

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蝘烏典切蜓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埤蒼曰髂腰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竦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卬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面上曰顩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頞鼻莖也沫灑面也廣雅曰咽嗌也嗌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

漢書作悸

少章云膽漢書作贍又夏侯湛東方朔贊有贍智宏才之語李善仍引解嘲之文作注則膽字刊本之誤也

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縻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 服虔曰悖猶繆也悖布逆切悖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 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大地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 晉灼曰相如獻

辟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 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孟康曰公孫弘對策于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因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 答賓戲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 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后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亦云名而已

亦采顏注而恐後人妄加

矣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列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紱冕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詠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爲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矕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翼鱗皆爲飛龍振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韋昭曰蒂都計切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縆以年歲如淳曰縆音亘亘竟之亘方言曰縆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爲縆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

世漢書作勢

颮漢書作颮霅煜作煜霅

世劉德曰賈讎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爲濤波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敕知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字林曰窔一弔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軏戰國橫騖項岱曰方併也軏轍也東西交馳謂之橫騖七國爭彊車騎併轍騎復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闞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仁也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颮風之聚猋者也音庖晉灼曰霅音華曄之曄說文曰熛火飛也猋與熛古字通並必遙切霅煜光明之貌也霅炎輒切煜弋叔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竭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投

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𤁉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𤁉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論之事遇時偶暫得容也本遇多爲偶容多爲會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商鞅挾也亡命漂說羇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强兵爲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爲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塵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收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況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辯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應劭曰遒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爲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嫡嗣秦王薨諡爲孝文子楚代立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隊尚書

少章云據晉灼注文中芟字當作發

弗德罔大墜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晧白也如天之氣晧然也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說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善曰埽卽今掃字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龢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㺯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後丘如

復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服虔曰氿音軌韋昭曰濫音檻癹音旆郭璞爾雅注曰敦丘也都回切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說苑陳 [illegible] 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圯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大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敢見其面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談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篇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



用疑作周

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皆此之榮名且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神之聽之神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走漢書作僕

者皆失之者貪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音戟躆與據同謂之足戟持之茲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眞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降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錘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纓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魯昭曰摧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蒲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若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爲侍中也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湛淵靜語云武帝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蟄生祠雎上乃元鼎四年也十一月也以祠中物色考之曰木落雁南盡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二月即夏正月也詞作于此時無疑時方有事于五岳四方而文中子為樂極哀來焉悔心之萌何也史記漢書並文者皆不載 田園宋書作園田晉作荒

# 辭

##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呂延濟注佳人謂群臣也泛樓船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 歸去來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接輿歌曰往者

朱子語録載張以道曰眄庭柯以怡顔眄如俛讀作眄者非此語甚異當更考之

中山經多扶竹相傳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之扶老竹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携幼入室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顔高覽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絶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爲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

西當讀爲先即農服先疇之畎畝也西与先古通用

雅山云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昭明所以恥復屈身異代者爲得其心

爲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爲江爲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弱爲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遂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 毛詩序

永或作詠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 至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衷謂中心念恕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匡謬正俗云晉宋時書皆云覽者之不一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此文似東漢人所作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故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

賈逵父徽字元伯受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春秋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

潁子嚴名容陳郡人

正義曰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孤經不及例者聚于終篇故言相与爲部

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補世説注此序及劉注即太沖所自爲慕託之勝流以重其光價也 今讀太沖姪序其年曰祢羊一隅振其説統歸之訓詁則注明是太沖所作又魏都注或云張載亡文選中亦劉逵綦錯不合者徑之言未爲無據



三都賦序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　詩賦序三首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智深美可以列爲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 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 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爲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爲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孔安國尚書大傳[illegible]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欀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爲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而長卿之儔

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褚白馬賦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某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於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或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欻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媟也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

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繁作頻

# 文選卷四十六

## 豪士賦序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耼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

時王豹跋
于周亦引周公
流言為戒

士之業（言遇時也）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爲然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爲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 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之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可讎乎 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 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漢書曰宣帝嗣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袨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袨音玄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 后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 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是以君奭怏怏 怏於亮切 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尚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illegible]因遂與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內害天子是聽[illegible]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又曰霍光薨博陸侯 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 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 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 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尚書伊尹曰大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行晉書作形
作盱

懷忠敬而齒劒圖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
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句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代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
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劒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
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
鄒陽於獄中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
士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
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者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
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
發而方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

作止

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動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
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
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音量蓋謂此也夫惡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
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
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尚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
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
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
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
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

林亭云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周乙謹癸辛雜志以爲戊巳之巳者非○按古人上丁上辛皆取十幹亭林之說疑非六本之仲遠了劉昭續漢志禮儀志補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曲水宴蓋此三會及右軍之臨河敘皆一时係袱之也

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三女作二女　徐肇漢書禮儀志補注作郭虞　藝文無流字有祠字注沿作緣

宴會詩序二篇文集序一篇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 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丕固萬葉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曰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 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 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曰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爲道 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 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叡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光景運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揚雄河東賦曰繼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 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漢書曰元輔漸帝大漢元輔也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 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五方雜遝四隩來暨 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 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丁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以遺訓而咨於故實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 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百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

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爲
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諭德於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講論於六藝稽合於
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辯白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禎甤素毦呂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
府無虛月禎甤朱草也素毦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牽
其屏軼余日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回面受
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卭笮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嚮
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諸書往往間出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
姦慝既弭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
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
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

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辰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
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
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
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敬戒告所當爲焉有
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
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
廛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沬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隥郭璞曰隥阪也上林賦曰亭
皋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皋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堄古毀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
騄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
徼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枑周禮曰王之會同爲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
梐枑行馬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
駕胤緹徒兮騎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

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
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
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岋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自謂所居爲行在所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纚楚辭曰回
朕車俾西引褰虹旗於玉門肴蔌芬藉觴醳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昔酒也妍歌
妙舞之容衛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既讙三禮圖曰筍虡兩頭並爲龍以銜組曹
植九詠曰雲龍兮衛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
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
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
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袨
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
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劍閣銘曰綴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卜爾百福帀筵稟和闔堂



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
酆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酆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游
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竝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展詩
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氏傳曰楚子
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
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
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
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
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爲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

建武泰山刻石文昔在帝堯聰明密徽讓与舜庶後裔握機



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亨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慚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慚德周書丘或為苑天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啟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聖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繼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大戴禮曰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翼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照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其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乎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性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粲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闈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陜流勿翦之歎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茀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元宰冢宰也中鉉謂從遊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陜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來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茀斯皇室家君王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某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曰能官者必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鈇適軸之疾已消

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潔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薖鄭玄曰薖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薖苦和切

興廉舉孝歲薦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

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勗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
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
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
吏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
乃命御者褰之故自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不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離地
說苑曰楚人長劒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
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一原爲武猛勤恤民隱糾逖王慝
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
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
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
時大風爲害堯乃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
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
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
圜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
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周禮曰以圜
土聚罷民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九永清夷史記
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十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斑
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劓之臣
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堅
若金堅慮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傳曰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來王左

原齋云周書王會東越海食或誤為侮食亦元長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侮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歲
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人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
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爲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
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爲天
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
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
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胷之民喻巴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撅地也漢書
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
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
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
震鄒風御流徐廣音紲曰鮮卑以碧石爲寶王沈
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爲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
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
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
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
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廎賾相尋鞮譯無曠儲邸猶府藏也郊虞
掌山澤之官也尚書
曰包匭菁茅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
載路禮記曰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
裳氏重九譯
而獻白雉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而推旌

改生字一本作主云云字

卷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illegible]韠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轔轔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

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値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雲潤星暉

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鎭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見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

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殷監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巳惟暮之春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莫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疇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載懷平圃乃

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𤟤輿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爲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凉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爲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簷鹽雲構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

十洲記書名疑有誤或是丹陽記

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石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纁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辯曰廻飈拂其䆳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栭雲閣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廻潺湲徑復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慓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廻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邅廻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蓱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蓱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歌緋舞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輿五乘旁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

飾

舊改郎為甌郎字見說文系改也循

注拂其衣一本作拂其[illegible]

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駔祖朗駿[illegible]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illegible]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瑵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illegible]為塡廄而駔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illegible]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飈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覼縷爾乃廻輿駐罕嶽鎮淵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書記曰天子[illegible]有罼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鎭如岳其渟如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illegible]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illegible]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大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正

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閜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石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辯曰迴飈拂其容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椏雲阿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邅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效駕齊徐鑾警節明鍾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歌緋舞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建旗拂霓揚旌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驅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輿五乘斿車九乘蔡邕釋誨曰擧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



飾

舊改邠為豳邠字見說文不必改也循

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駔祖朗駿圉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胄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瑵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驥馬塡廄而駔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群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飈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覼縷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禮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書記曰天子行有罼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渟如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丁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傑佾陳階金匏在廟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旄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下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白樂歌舞之風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正

歌有關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楊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依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待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過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筮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頻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薊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日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言劉歆與

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
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
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利劍也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
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
制在清衷為心之極斯
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其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
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撿鏡所歸人倫以表雲
屋天構匠者何工直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
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
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
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
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
典闕而不補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
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
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
雄書曰子雲勸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
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
事父以事
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
留心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
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
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
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羽獵賦序曰不折衷於泉臺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
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
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
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
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
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
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緩故
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之也汝郁之幼挺淳至
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與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
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
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
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
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
足尚
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
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
涕嗚咽江表傳曰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
能自
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
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

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太宗明帝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祕書郎太子舍人 元徽初遷祕書丞 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祕書丞 於是采公

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 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 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

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濛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

曰衣冠禮樂在是矣 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柟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時粲位

亞台司公年始弱冠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年勢不侔公與之

抗禮 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衞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以止足之戒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粲答詩曰老夫亦何

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 出爲義興太守

風化之美奏課爲最 漢書曰倪寬爲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

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

也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爲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爲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與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

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蕭子顯齊書曰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泄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項之劭亂殺太祖收僧綽所啟饗士幷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 補

太尉右長史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 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寤寐風雲實資人傑 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是以宸居膺列

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 俄遷

左長史齊臺初建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爲齊公也 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燕三河為六輔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
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
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帝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
開國公食邑二千戸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
今以策勁為營部誤也營役瓊切部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貫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
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
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
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
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
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
其讎操兵欲殺世荊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
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

傷[illegible]閉閣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爭延壽乃出聽事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
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眞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眞長沛國人也為丹楊尹性重莊老禮記
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葉棲不息無終里邪蒿爭素尚無終爽
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
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時簡穆公甍以撫養之
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
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敕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
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
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育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僉解舟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怨於見奪今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采必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誄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

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縚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肅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

臣會議賚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已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也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礹郡營氣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揮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卽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勑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與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宜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增之

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寛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日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懋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舍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令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輕重若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郎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

少章云按此乃魏武祭橋玄文而李注以為子建此事在建安七年子建時方十歲未必即有視草之命當是注誤也

周寶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邈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洲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采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讚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四十六 終

# 文選卷四十七

##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 頌

###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襃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緜之麗密也瓚以爲純絲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卽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小顏注塗泥也如以刀畫泥中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

按世本哀下無侯字宋書曰韓哀韓文侯也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應劭曰傳曰得十寶劒不如一歐冶歐冶卽巧冶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謂此二人爲鐵劒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鑿也焠子妹切鑿工鍊切說文云鍔劒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劒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兗切忽若篲氾畫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握漢書作捏

淒愴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谷風冽漢書作冽風致雲下無氣字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張晏曰奥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奥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屩蹻按屩以繩為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者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鐘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

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首也孫卿子曰羿蠭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嘘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爲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幵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幵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見張景陽襍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大雅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凉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竝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幷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

騭則鄧后之兄

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子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一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遘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桓桓以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在孟津惟師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區宇尚書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圭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 酒德頌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

晉書作蜂

作悅

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搢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 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 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奮髯踑踞枕麴藉糟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又曰尉佗魋結箕倨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 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若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 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 楚王淮陰韓信 梁王昌邑彭越 淮南王六黥布 趙景王大梁張耳 韓王韓信 燕王豐盧綰 長沙文王吳芮 荊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陵 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 相國舞陽侯沛樊噲 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 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 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 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 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 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 中郎建信侯齊劉敬 太中大夫楚陸賈 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 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 新成三老董公 轅生 將軍紀信 御史大夫沛周苛 平國君侯公 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

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淸澄之貌黷也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嶽波振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包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頹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綢繆叡后無競惟人毛詩曰無競惟人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體國垂制上穆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脩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天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千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爲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羽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illegible]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破

孔氏補書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注曲逆句反逆音遇當是五臣注也○按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爲蒲陰列管讀如本字審矣○漢書曹參傳西擊秦將揚熊軍于曲遇破之小顏注曲音邱羽反遇音顒緣此遂讀曲為區句反

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
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王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霸楚寔喪皇漢凱入
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
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曲逆宏達好謀能深
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
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無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
奇謀六奮嘉慮四廻
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
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誚楚翼寔摧
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曰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疽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韓王窘執胡馬洞開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長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
迎文

且忘遇之爲顒而誤爲遇失之甚矣

以謀哭高以哀
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
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淩險必夷摧剛則脆
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漢書[illegible]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京索既扼引師北討
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
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威亮火烈勢踰風掃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則用兵之法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烏頹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
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乃眷北燕遂表東海
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見已九錫文
克滅龍且爰取其旅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
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
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
時弢韜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
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烈黥
布耽耽其眄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耽耽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
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覩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子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
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
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愧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
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跡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已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祇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
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
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
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
貪禍寧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
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
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肅肅荊王董我王軍漢書曰劉[illegible]萬人騎數[illegible]
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

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濱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爲荊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濆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
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義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
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亡與亡
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爲范雲立太宰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
畧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驁靈丘景逸上蘭平
代禽豨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
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祁子謂范宣子曰大亂在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實惟太
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爲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
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

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迎高祖立爲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
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
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
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蛻攄武庸
城六師寔因克荼禽豨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豨布破陳以破布軍又曰
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城名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荀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
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
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
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啟寡君羣臣安矣陽陵之勳元帥是承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信

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
是膺荊舒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
狐郎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
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轓軒東踐漢風載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身死于齊非說
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己乃烹食其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
其子為高梁侯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
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
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
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蒼頡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
舊貫選善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
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



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
遙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并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
騁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叡敏
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覘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倖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
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
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酆水東注維禹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
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形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貞軌偕沒亮跡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繳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説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説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風過物清濁效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之各以清濁應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綱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擧彌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劒宣其利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 贊

###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䣊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

地理志平原郡富平縣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小顏注本傳云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于此致疑斯未通也或漢初本名厭次中更富平至明帝乃復其故中間曲折失其傳耳厭一涉反又一琰反

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以隱清其
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諭人也
班固漢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為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
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
多能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
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
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嘗使
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箴
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
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夫
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

顏魯公書此文作棄世登仙神交造化二字不同又虧淪作虧偷

少華云按潘岳夏侯湛誄云父守淮陵治亦有赦淮謂淮南陵卬為樂陵也

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跆藉蘇林曰跆音臺鄧展曰蹋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
草芥十州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
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
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
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
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
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識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

一作倫王臣作淪

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涅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浮沈 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過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有何規於老聃哉 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 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 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見上文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纘體承基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代時用干戈也 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閒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遭離不同跡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 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王以爲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顙也漢書王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夫時方顚沛則顯不如隱萬物



致命謂與鄭泰何顒並謀刺董卓事敗而覺之卓收顒繫獄



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上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弈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

思憂懼自殺
假言語飲食自
若會死得免
既明晋書
作明且哲
是妄人移加

物一作手

曰上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
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此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鵩鶡賦曰生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
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上
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
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玃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

晋書作斷

曰爲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爲庶人徙汶山郡聞
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
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敕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
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
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
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
廉此寧哭時邪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載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
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舉爵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卽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
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
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爲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或以吟
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
吉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
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
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
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飆
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

候柯周書曰美爲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竝迴乾軸潘岳賈[illegible]
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木也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
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
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
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達人兼善廢已
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始救生人終明風
槩魏志曰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
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蓍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蓍蔡吾以疾爲蓍蔡也運用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
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跡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遘此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
會謂統攝衆事也愔愔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子革曰祈昭之愔愔亹亹

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
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爲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嘏爲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志成弱冠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
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煥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節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跡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
翦除荊棘芳蘭以喻君子荊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先





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
月魏志曰琰爲中尉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以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遇醉
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循愼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爲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
恥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爲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
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玉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王經之母亦被害
陳泰欣歎字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
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曰魏帝見
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
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
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
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
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卑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干寶晉紀曰高
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
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言為侍
中轉左僕射堯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已見上文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
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
標牓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
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厄百六之會者也苟非命世孰

胡廣書云建洪德流清風

掃雰霧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蒙宗子思
寧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已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
中林鬱為時棟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申月旦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
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
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
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
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
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為軍中郎將卒公
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
恭己久而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沖
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

翩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
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
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將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爲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
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
定交一面崔寔本論曰凡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
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
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
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遁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
子駟曰請息肩于晉王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
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
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昭
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得而能

二上字從晉書改正注固引易也

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爲將
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
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長瑾瑾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
無犯顔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
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鶺鴒固慎名器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蹇蹇以
道佐世蹇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寧
社稷解紛挫鋭老子曰挫其鋭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爲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
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元歎穆遠神
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立
上以恒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潔
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好是不羣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顔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楚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驁驥同輈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踈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詵詵衆賢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詵詵衆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鸚鵡賦曰蹇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毛萇詩傳曰挹斢也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 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尚想重暉載挹載味 羊秀衛公誄曰仰睎遐風重暉冠世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永吉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四十七 終

# 文選卷第四十八

## 符命

###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 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躡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躡其迹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曰湮沒也勝盡也 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 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公劉發跡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並以豉切湛恩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厖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繈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沕潏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張揖曰旁魄衍也魄音薄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懷生

之類霑濡浸潤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猋逝遠也邇陿遊原迥闊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欝沒暗昧昭晰孟康曰始爲惡者皆湮滅暗昧喻夷狄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昆蟲闓澤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韋昭曰面向也闓音愷澤音繹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用以爲牲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徠下又云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閑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靈圉禮待之於閑館舍中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漢書音義曰俶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發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恧女六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

號榮宜作榮號

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爲爲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音惠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
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
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祀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陛下謙讓
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羣
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竝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
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
不爲苟進而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勒
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
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爲丕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寀錯事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千故切猶兼正
列其義祓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
將襲舊六爲七攄之亡窮服虔曰舊爲六經漢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俙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俙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俙或爲沛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
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
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
作雲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遊遨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遨也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文曰滲下漉也又
曰漉木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唯偏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
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旼旼
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親其
來親見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遊靈畤也毛詩曰麀鹿濯濯孟冬十月君
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福也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燿熿炳煇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文穎曰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挨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瑞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之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托寄以喻封巒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機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而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夫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美新一首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
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
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作
民父母爲天下王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爲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
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配五帝冠三
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
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眴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

功善本作公

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盱音于或玄而萌或黃而芽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況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罾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罾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竝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至政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稱始皇從橫已見上破縱擅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之也爇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爇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也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物也潛藏也大茀經天巨狄鬼信之妖發茀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步內切茀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已見西征賦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

向注徹猶廢也 翰注若者順也

與二世胡亥也爲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慝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也昧或爲蔑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爲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汎同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創業蜀漢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綱紀也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爲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祚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序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衆瑞之多也誕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極也言下終八圻上列於天庭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爲雷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賓戲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辭也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規萬世創業於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言衆瑞所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離應也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術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蛇分爲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

已如二字当從五臣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爲爲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爲囿囿以禮樂爲場圃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宣徧也臻至也式輅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輅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窗車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禮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奏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誑耀太后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爲井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爲甫刑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爍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韞韣已見上文櫝與韣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

五臣作雖
勤讓

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
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
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
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
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
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盇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
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
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
而死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
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
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自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自臭而含之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熹
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熹與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斯天下
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 並序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爲
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永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
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
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

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
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臣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
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
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
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
難為音觀阼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
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奧有浮而淸烟烟煴煴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
為地浮而淸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
木則復始也同于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
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
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
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
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
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
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
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
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
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
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恒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

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 相助也始受命爲祖繼中爲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廸哲之德 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

輔比茲褊矣 茲孔子也善曰謂皐陶后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傅季友求贈劉前軍表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

域 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 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蒞其誅 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

誅天之所爲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爲太子襲位爲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

第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

位度宗 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徽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有于德不台淵穆

之讓 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 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 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於牧

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誓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撝與麾音義同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

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 蓄炎上之烈精 謂明大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 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善曰孔佐即孔子也能𢎞相祖宗故曰佐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本事曰誥戒事曰誓 鋪

覩二代洪纖之度 洪大也纖細也 其賾可探也 善曰探賾見文賦 竝開迹於一匱同受

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竝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爲方伯或爲統牧也

論語曰雖覆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爲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

豐尚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 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

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竝爲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

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 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

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竝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

德不其然與 武周樂也濩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治也而

猶有慙德恥於征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 周頌曰於穆清廟商

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 舄奕乎千載 舄奕光曜流行貌 豈不

宗下有祀字

按旧本此是蔡注所增善曰二字当删

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爲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宣偏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爲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匪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朓朒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霑豪芒〔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于毫芒言巨細咸被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易曰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

來儀上有鳳皇二字

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爲百王之君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羣辟亦勞也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一月爲年首而秦以十月爲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言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慎而無禮則葸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辯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

諸本皆作諜似古字通作牒

則黄龍見禮記曰龜龍在宮沼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烏反哺之
烏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
夕坰牧天子冢內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
烏玄秬黃麰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烏火流為烏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薛君曰
麰大麥也音莫侯切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蓋
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龍靈文武貽燕後
昆覆以懿鑠左氏傳薳啓彊曰昔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豈其為身而有顓辭
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恁思也旅陳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恭館
宗廟金滕之所在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明之使視而行之孔繇先命聖孚也繇道也言
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竟所履今王八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
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答三靈之蕃祉展

文一作藪

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璇璣鈐曰述堯治世之放唐之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聖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豈茂清廟憚敕天命也茂輕也憚難也敕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
曰敕天之命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止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作者
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又加之二漢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
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是時聖上
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
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群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洞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既感群后之讜辭
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絣使也絣與栟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 文選卷四十九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賛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于令升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范蔚宗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賛

□川池陽郡氏家宅刊行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翮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皋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

漢書作朋

右落下漢 有落下闕 協律則李延年 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爲協律都尉 運籌則桑弘羊 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爲侍中 奉使則張騫蘇武 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竝受遺詔輔少主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爲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宣帝郎位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爲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郎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爲楊州刺史宣帝以爲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爲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襃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爲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爲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爲東郡太守吏民敬異嚮之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爲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宋人定爲干寶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 尚書曰俟天休命 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 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熈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皇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 晉紀總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兖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又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叛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二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景帝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二句在元豐亂內二句上構矣下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爲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强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城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翟義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

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
氏傳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
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
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
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殺之如夜
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
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
反錯天綱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爲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曰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
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
都民丘沈爲主石冰應之石則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



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
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
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
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
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
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
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
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
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
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於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

人向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鶡冠子所謂人生者惡死樂生況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左傳劉康公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辟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主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

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就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鬬其民裹糧食於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也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大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大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

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爲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尚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令晉之興也功烈於

儉 晉書作檢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作傑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多難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之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刃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干寶晉紀劉弘敎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群俗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曰

點晉書誤作黙

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敞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 火候 病矣 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 𢘽 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 謝承後漢書呂强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 漢書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 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 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織紝 女金 皆取成於婢僕 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織紝見下句 未嘗知女工絲枲 胥里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 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 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干寶晉紀

事晉書作爭

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曰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又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顗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吕以貴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

蕩晉書作放蕩○詩蕩蕩宜並引下二句

一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刃墮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干寶晉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穎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illegible]遞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立爲皇太子賈后無子妒害滋甚廢太子爲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遹爲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虔僞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與[illegible]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而

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干寶晉愍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睿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爲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即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燿明也司馬氏重黎之後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禮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修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綠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脩

後漢書作少華

後漢書複出貴人字

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潔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

濇即緇字不識字人謬改作濇今本後漢書作濇

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
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切
恩隆好合遂忘濇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
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
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爲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
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
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祜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齊北惠
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
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
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
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

連踵傾輈繼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嵇康與山巨源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
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
居正號者竝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
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
云爾私恩謂桓順以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